

## 铭记历史

## 站在抗大卫生处旧址前

赵永生

我对那台抗大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不仅因为这里是继延安之后的又一个革命摇篮，而且是距我最近的红色教育基地。几乎每年我都要到这里接受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更重要的是，在安庄抗大卫生处的旧址，有着浓郁的中医药气息。作为中医药人，我为此引以为荣，倍感自豪。

2024年10月底，我还在山西省太原市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医药报》通联会，就接到要去抗大采风的通知，心里很是向往，于是，马不停蹄的往回赶，在周日（11月3日）的一大早，与来自石家庄、邯郸和邢台的30多位作家、诗人，再次走进抗大卫生处旧址，走进安庄，体验这里革命熔炉的生活，感受这里浓郁的中医药气息。安庄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的西隅。它静静地躺在历史的长河中，曾见证过岁月的流逝与变迁。

抗大，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40年11月，抗大总校从山西黎城县移驻邢台地区浆水一带，校部设在前南峪村，而卫生处则驻在了距校部一公里的安庄村。安庄村作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队卫生处的所在地，是那段烽火连天岁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新

华日报》一则对总队卫生处的报道，提高了人们对中医药的进一步认知。

战争是动荡不安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安庄村，承载了抗大卫生队救死扶伤、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怎能不令人敬佩？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抗大卫生处的白衣天使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制疟疾丸，救治了无数学员和群众。

卫生处事迹展厅的玻璃框内，珍藏着一张泛黄的报纸。这是1942年12月2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一版下方一则消息吸引了我的目光，题目是《抗大自制疟疾丸 节约药费贰万元》。

字迹因年久失色看不清楚，我只好用手机拍下来，回到单位，在电脑上慢慢放大。文章简短明了，这样写道：“太行讯 抗大总校医务人员因外来药品缺乏，经悉心研究，发明以中药代替西药。用中药常山2斤，砒石10克，柴胡1斤，黄芩1斤，花椒、杏仁各2两，蜂蜜4两，即可制成疟疾丸3磅400克。且经实验结果，此顶疟疾丸8g与注射0.4奎宁效果相同。即20磅疟疾丸可抵奎宁1磅使用。据统计，一年来该校共自制此项疟疾丸146磅，因此节约医药费23000余元。”

在报纸一侧，是两味中药炭母和常山的标本。从邢台县林业局

退休的局长马志英老人，是距安庄不远的坡子峪村人。据马志英介绍，作为疟疾丸儿的主要成分，常山当时在当地十分常见。不过，由于近几年滥施化学除草剂，这种药材虽然有，但大不如从前多。我查了一下资料，常山属虎耳草科常山属植物，是一种高1-2米的圆柱状或稍具四棱的灌木。以根入药，性味苦辛。

《本草纲目》记载：“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出阳分之后。用之得宜，神效立见；用失其法，真气必伤。夫疟有六经疟，五脏疟，痰、湿、食积、瘴疫诸疟，须分阴阳虚实，不可一概而论也。”可见，其具有涌吐痰涎，截疟的功效，常用于治疗痰饮停聚、疟疾等症。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药常山在特效药奎宁奇缺的情况下，当地群众和卫生处的同志上山采药，中医药人发挥聪明才智，在特殊时期研制成丸，救治伤员，抢救了无数生命，使常山在治疗疟疾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单是医药费就节约了2万多元。

在我看来，这篇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中草药的本身，其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这充分展示了祖国传统中医药，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独特价值和潜力。由此，我思考了许多。

那时候，战火纷飞。眼前的这处旧址，虽历经风雨，却依然屹立不倒，向游人们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抗大卫生队的医护人员们，在这里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敌人频繁“扫荡”、严密封锁、传染疾病多发、药品和医疗设备奇缺等重重困难，为抗大敌后办学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那时候，疟疾是一种肆虐的传染病，严重威胁着群众和战士们的生命。面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抗大卫生队的医护人员们毫不退缩。他们深入民间，寻找老中医和老药方，上山采药，下地挖硝磺，用传统的中医药方法救治病人。他们用心调配，用情呵护，将一个个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这种无私奉献、英勇无畏的精神，赢得了战士们的尊敬和爱戴，也深深地印在了安庄村村民的心中。

由此，我还想到屠呦呦团队。上世纪60年代末，当常用药物氯喹或奎宁的药效减弱、疟疾的发病率再次升高时，屠呦呦团队挺身而出。他们经过数百次试验、无数次失败，最终从青蒿中提取了疗效高的青蒿素，开创了治疗疟疾的新方法，为中医药治疗疟疾开辟了新的篇章。这一发现不仅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也让中医药走向了世界舞台，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屠呦呦团队和抗大卫生队虽无直接关系，但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孜孜不倦的对中医药的挖掘、利用、研究、开发，让中医药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

如今，当我们站在抗大卫生队旧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氛围。那些身穿军装的女兵，她们心灵手巧、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伤员，用她们的双手和爱心为战士们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她们的身影虽然已化作历史的尘埃，无处寻觅，但她们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虽然，抗大卫生队在安庄仅仅两年多，却与安庄村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他们军民一心，共同抗击疾病和敌人，共同春种秋收，共同书写那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这，已经成为安庄村乃至整个大宝贵的红色记忆和精神财富。

站在安庄卫生队旧址前，感慨这里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一段精神的传承者。作为中医药人，我们必须铭记前辈中医药人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的那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会带着这份敬意和感动，继续探索中医药的奥妙，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 庆源村的热血男儿们

苑晨清

区管辖，归当时冀南军区和尧山抗日县政府领导。1945年9月，内丘县成为解放区，随之掀起参军上战场、保卫土改成果、扩大解放区的热潮。广大翻身农民、土改积极分子、青年民兵踊跃报名，争相参军。据村中老人们讲，当时庆源有70余户，不足300人口，竟有4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被批准参军的有苑信德、苑树林、苑贵增、贺十路、贺振英、苑楞头、孔照武、苑学头。他们被分成两拨，一拨集中到冀南军区所在地南官县城，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陈再道部队二纵队，另一拨参加了攻打太原的徐向前部队。从此，这些热血男儿铸就了各自的军旅生涯。

苑信德、苑树林、苑贵增、苑振英、贺十路随刘邓大军南下。南下途中，部队边行军边打仗边训练，赶上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即，攻克羊山战役。而后千里跃进大别山。二纵队参加了攻克郑州、逐鹿淮海、进军两广、解放大西南、云贵剿匪等战役。尤其是部队在鄂豫皖三角地带的大别山地区，战斗艰苦卓绝，战士牺牲、负伤时常见，其中贺振英就是中途负伤，提前回老家养伤退伍的。苑树林一直随部队转战于大别山。建国后在湖北省军区卫生部疗养院任通讯员，于1950年4月因病退伍回乡。退伍证由湖北省军区政治部签发，证件号码是26027，退伍时还领了退伍金和一个月伙食费，那年他刚满20岁。苑信德在部队时间最长，参加战斗最多。1951年3月，又随部队抗美援朝，在志愿军第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六团任机枪连副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战斗中英勇无畏，身先士卒，参加战斗八次，荣立三等功两次，堪称上甘岭勇士，志愿军英雄。上甘岭战役中负伤，后回国治疗，在华东军区浙江医院休养。后于1954年7月复员回乡，继续发扬部队优良传统，隐功埋名、淡泊名利、低调做人。60年代担任庆源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70年代由于年龄大了不再担任队长，又当生

产队饲养员。他尽心尽力、爱队如家，被公社评为“红旗饲养员”。在村里备受尊重，都称他是退伍不退色的老八路。贺十路在原二纵队一直打了四年仗，南下途中所有战斗都亲身经历，参加了无数次战斗。解放战争后期，二纵队改制改编为第十军，后部队改制为装甲部队坦克兵。1950年11月，部队在北京郊外暂时停留受命，准备入朝作战。请假回家看望年迈老母及兄弟。不料部队提前开拔，他赶到北京时部队已到丹东。他只好返回原籍，留下了后半生天大遗憾。贺十路前赴后错，没赶上部队，没接上关系，无正规手续移交政府兵役武装部门。后续几十年无法享受退伍军人优抚待遇。乡亲们纷纷为他抱不平，但他却坦然地说，这没啥，现在有幸幸福生活足够了。苑贵增也一同参加了南下打仗，羊城镇战役，南下大别山，在外围作战，后因负伤提前离队回乡，在内丘县建筑公司工作。他木匠手艺精湛，是一把好手，因身体有伤，曾在河北省荣军疗养院疗养多年。乡亲们说，南下战士们，庆源村享受老兵待遇他最多，年龄最长、挣钱最多。还给他开玩笑说，苑贵增这个兵当得值，比在村里当一个支书还红火。他却说，咱有啥本事，还是国家政策好，咱赶上了。

再说孔照武、苑学头、苑楞头，他们随华北部队徐向前兵团参加了攻打太原的战斗。据村里老人讲，孔照武参军后第一次打仗，遭遇国民党飞机扔炸弹，吓得小便不禁，尿了一裤子，以后参加战斗多了，就不害怕了。太原解放后，孔照武就退伍回村了，一辈子也没有结婚，晚年成了生产队五保户。苑学头打了太原战斗负伤回村，享受退伍军人优抚待遇。60年代初因病在承德荣军疗养院疗养治病，后不治去世。国家还配送棺木一具，运回庆源老家安葬。苑学头入伍前为村里民兵队长，曾配有枪支，带领民兵看押被斗对象，站岗放哨，维护治安，很受土改工作队和农会信任重视。多次抓捕逃亡分子。他

的性格脾气很有特色，不惧天王老子，百姓们都说他办事仗义，敢作敢为。至今还有有关他的故事传说。苑楞头退伍后曾在第一生产队担任过多年生产队长，是当时农村种田管理的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做房架子很有经验。热心为乡亲们服务，很受乡亲们称赞。

还有一位老战士叫乔仁贵，他的入伍途径有点特别。也是土改时期，他因故流浪到石门，因处境困苦，当了国民党的兵，为的是有口饭吃。1947年11月，石门解放，乔仁贵成了解放战士，而后在我军六十七军二零一师六零一团当战士。由于苦大仇深，受党教育进步很快。抗美援朝时期，随部队驻防金三角地区，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前一个月，在金城反击战中不幸牺牲，成为志愿军烈士，也是庆源村第一位革命烈士，牺牲时担任排长职务。

最后一位老战士更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他籍贯不是庆源村人，但在庆源村生活了一辈子。他叫李贵，所在部队是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过著名的铁原阻击战、战功卓著。1954年从朝鲜撤回国内。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六十三军在河北省南部驻防。全军三个师分别驻守在石家庄、邢台、邯郸。当时部队的营房还没有建好，部队就暂时驻守在京广铁路线两侧农村老百姓家里。李贵等四名老兵就住在苑玉群家，积极热情照顾老两口及家人，担水、扫院子、起粪坑、干农活。苑玉群全家深受感动。有时候苑玉群家有急事，手中钱周转不开，李贵就拿出自己的津贴让他们借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贵与房东逐渐热络起来，鱼水之情越来越深厚。老两口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请李贵他们共享。周围邻居都说他们像一家人。半年后，部队营房建好，部队归建，在部队撤离时，苑玉群二女儿苑小妮与李贵半年接触中，产生了好感。日子久了心生爱意。苑玉群老两口也把四位战士当儿子看待，尤其对李贵厚爱有加。西邻居

杜香菊看眼里，自愿当红娘撮合提亲。苑小妮、李贵欣然接受，结为夫妻。乡亲们都说，苑玉群虽无儿子，现在找了个满意的上门女婿。苑下妮也选了个如意郎君。50年代后期，李贵转业到邯郸市峰峰煤矿信用社工作。苑小妮就随夫到峰峰生活。60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调整经济，大批吃商品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下放回乡。李贵作为一名党员，积极报名，带头回乡。在办完手续后，李贵、苑小妮夫妇就带着怀中大儿子李海生回到庆源村定居。因为苑玉群老两口1955年才生了个小儿子苑三件，年龄尚小，老两口已50多岁，家中需要有人支撑。李贵到庆源也方便照顾苑家老小。李贵在朝鲜入的党，觉悟高、能力强，前些年在村中当支书，乡亲们对他都有好感。于是，李贵便当上了支书，他积极带领乡亲们搞生产，给国家多交公粮，并且对乡亲们亲切友善、处事公平、廉洁奉公，颇有威信。他们一家就住在第三生产队五保户孔老月院子里。一家人生活美满。晚年时期，李贵岁数大了，骑着自行车做小买卖，卖蔬菜、拐棍糖，给乡亲们理发。2002年春天，他去世时，乡亲们主动送花圈表示悼念和敬仰。

李贵还有一件事得说说，1972—1974年，应老家邯郸曲周乡亲们之邀，回原籍当了几年村支书，带领乡亲们治水治盐碱地，发展生产，口碑很好。后因年龄渐大，家中又有二儿子，需要照顾料理，不得已告别家乡父老，辞职重新回到庆源村，直到去世，享年82岁。

近80年过去了，庆源村40年代中期参军的老战士都相继去世。当年他们血气方刚，为人民为国家请缨出征，英勇奋战不畏牺牲，他们这种精神、志向、情操、气概，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挖掘，传承和弘扬。

愿英雄前辈们安息。

庆源村地处京广铁路以东12华里，内丘县最东南角位置。与任县、邢台、隆尧三县相邻，是个村落间鸡犬之声相闻，但又互不隶属的三角地带。抗日战争期间属内东